



◀《二十四首前奏曲與賦格曲》雙唱片，由Harmonia Mundi發行



◀梅尼可夫去年演出宣傳照
Santiago Torralba攝

梅尼可夫 演繹蕭氏前奏曲

嘉 嫻

如果只准從本屆藝術節的器樂節目當中挑選一個作為重點推介，筆者肯定不假思索，選擇俄羅斯鋼琴家梅尼可夫演奏前輩同鄉蕭斯達高維契的《二十四首前奏曲與賦格曲》（作品八十七）。

蕭氏前奏曲鮮有提及

每當提及蕭斯達高維契（一九〇六至七五），樂迷必定首先想到他貫串一生的十五首交響曲（從一九二三年開始創作第一首至一九七一年完成第十五首），然後是他的十五首弦樂四重奏（一九三八至七四年），再下來相信是他的鋼琴、小提琴或大提琴協奏曲，要不就是他的歌劇《麥克白夫人》，但絕少想到他的鋼琴巨作《二十四首前奏曲與賦格曲》，實在有點替這位作曲家不值。

顧名思義，前奏曲（Prelude）當然是指一首奏於某首作品之前的樂曲。起初，前奏曲沒有多大的演奏意義，基本上只是樂手為試音或掌握手感而奏一小段。到了十七、十八世紀，音樂家喜

歡在演奏組曲（suite）或賦格曲（fugue）之前，來一個前奏曲。當時有幾位連巴赫在內的作曲家把前奏曲與賦格曲搭配起來，而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巴赫的《平均律鍵盤曲集》，其內每首樂曲是由前奏曲與賦格曲連結而成。

蕭邦把前奏曲升格

說來奇怪，到了古典時代，前奏曲似乎引不起作曲家的興趣。到了十八世紀，名家如孟德爾遜、李斯特、布拉姆斯對前賢巴赫的前奏曲倒也樂意景從，創作了相類的作品。不過，如果說把前奏曲獨立為一種有獨立藝術生命力的曲種，則非蕭邦莫屬。他無疑是把前奏曲「升格」至一個新境界。

蕭邦之後的一些名家如拉赫曼尼洛夫、莎蒂、馬天奴、布松尼都寫過前奏曲。不過，為前奏曲賦予最強大生命力的作曲家是德布西。他甚至為每套二十四首的前奏曲——給予標題。當中的若干首例如La Cathédrale Engloutie（《沉沒的大教堂》），不單成為知名樂曲，更是高級鋼琴考

試的曲目。現代鋼琴家可酌選若干首甚至把整套前奏曲放在音樂會上演奏。

既仿前賢亦取材民謠

至於蕭斯達高維契的《二十四首前奏曲與賦格曲》，是寫於一九五〇至五一年的樂曲，算是作曲家中期的作品。這段時期作曲家正處於猶豫不決、逡巡難前的光景。在此之前由於屢受政治批判，他雅不欲從事純器樂的創作，而轉向電影配樂、標題合唱、舞蹈音樂等方面發展。一九五〇年他前赴德國萊比錫（時為東德境內）擔任巴赫逝世二百周年紀念音樂比賽的評委。途中他緬念這位偉大的前賢，並興起仿效巴赫寫前奏曲的念頭，隨後確實動起筆來，寫就二十四首前奏曲，並且與巴赫的做法一樣，每首都是先來前奏曲然後是賦格曲。

除了規格上仿效巴赫之外，這套前奏曲本身富有俄羅斯的風韻，讓人覺得在素材上頗為近似穆索斯基所喜用的民謠，但樂思上也有些巴洛赫的痕跡，例如第一首即〔C大調〕的開端

，明顯是薩拉班特（Sarabande）舞曲的節奏，而第一首賦格曲的旋律則採自民謠。

為本屆藝術節演繹這套前奏曲的梅尼可夫，在六年前灌錄了這套作品的雙唱片，由Harmonia Mundi發行，內含演奏者的短訪。樂迷如果要要求前輩權威的演繹，可選Nikolayeva的Regis錄音。

順帶一提，由於樂曲演奏時間特別長，音樂會的開始時間比一般早半小時，即是七點半就開演。持票入場的樂迷，請勿遲到。

【二〇一六香港藝術節導賞系列之七】

編者按：梅尼可夫的蕭斯達高維契鋼琴獨奏會定於三月十九日下午七時半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梅尼可夫
Marco Borggreve攝
香港藝術節供圖



▲鄭子榆與其作品《希聲》系列合影
大公報實習記者湯艾加攝

▼鄭宏祥的《偏見》，箭頭位置造成錯象，引導觀眾反思
奧畫廊供圖



年輕藝術家尋求人生方向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李欣欣、湯艾加報導：由奧畫廊與生息藝術文化合辦「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展覽現於奧畫廊舉行，展出七位來自香港及內地年輕藝術家合共二十四件作品，包括油畫、新媒體和裝置藝術作品等。展期至三月二十三日。

今次展覽的首推作品為鄭宏祥的《偏見》，作品中人物面部被遮擋讓人難以揣測其表情，箭頭的位置位於右胸，卻形成一種錯覺讓人第一眼誤以為射向心臟。作品旨在引導觀眾細思生活中是否曾有一己之意架於真實事情之上，令自己對於事情產生誤解。

生於一九九一年的年輕畫家鄭子榆畢業於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是次展覽中展出其系列作品《希聲》，共包括五幅作品。該系列作品記錄作者自身對於情感、記憶與想像的思考。她從生活細微之處尋求藝術靈感，以言語之外的情感作為創作基

調，透過若有似無的關聯與隱喻，將這五幅作品相互關連起來。她說：「畫畫就是文字表達不出來的心情，每一個顏色的運用都是當時心情的紀錄。」

內地藝術家吳以強的代表系列作品《視讀疑團—衍異》，創作以紙作為媒介基礎，再加以撕捏、重構，從而創造出新面貌的作品。現代意義上，報紙中的新聞以「客觀」、「真實」的姿態出現，但對於吳以強而言，一旦文本的意義處於缺失的狀態時，也就意味深層次的敘述話語同時失效了。

是次畫展歷經三個月籌備，創作者大多數是七十後，作品以新式藝術文化作品為主，內容重在體現人性、社會性。參展的其中兩位香港藝術家，作品來自於其畢業作品展。

奧畫廊位於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5號四樓。查詢展覽詳情可電二三三九九八八九，或瀏覽奧畫廊網頁：www.ngoob.com。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明輝粵劇團主辦，香港粵劇團十周年呈獻《黃飛虎反五關》明晚（二十日）七時十五分於葵青劇院藝文廳公演。
- 「鴨洲洲洪聖宮寶誕（神功戲）」節目：鳴芝聲劇團晚上七時半於鴨洲洲大街足球場演出粵劇《無情實劍有情天》。
- 香港藝術節節目：「麗莎·費雪與大指揮棒樂隊」爵士音樂會晚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
- iStage劇團今明兩日下午三時，以及今晚八時於上環文娛中心劇院演出話劇《走婚》（重演）。
- 香港海事博物館專題講座：香港海事博物館總監韋持力下午四時開講「微調還是勇往直前：香港海事博物館未來發展選項」（英文主講）。

白先勇中大暢談崑曲之美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湯艾加報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崑曲研究推廣計劃」邀請到著名作家白先勇於三月親臨中大，自三月十四至十九日開展「白先勇教授講座系列」，主講一系列文化講座，並配以影片放映及崑曲演出等活動。

該系列講座分三部分別為：「《孽子》——從小說到舞台」舞台劇錄像放映及白先勇教授講座、「十部傳奇九相思——崑曲中之男歡女愛」示範講座以及「崑曲經典折子戲演出」。

文化融合不離「古今中外」

在昨日的專訪中，白先勇說：「我是一個「中大人」，我與中大結緣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的中大仍在建設，許多樓的位置還是山地，這就是我對中大最初的印象。直至二〇〇九年，獲得中大的榮譽文學博士，真正成為中大人。」

二〇一二年，中大正式開辦崑曲課程，得幸於校長沈祖堯的支持及余志明的捐助。自開辦以來深獲學生喜愛，且在推廣、發揚、研究崑曲方面也做了許多推動工作。

白先勇談及自己的文學之路，畢業於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接觸到許多西方的文學作品，也痴迷於卡夫卡、法國新浪潮電影，同時，他也旁聽漢學家葉嘉瑩的詩詞課，從西方文學到中國文學，他說：「在學習西方文學的基礎上再去研究中國文學，可以了解到兩種不同的文化作品的特點，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更有意義及深度。」

在他看來，中國的文化有數千年的歷史，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一階段，文化是破碎的、是斷層的，他所做的是如何讓那些幾近失落的中華傳統而燦爛的文化在二十一世紀重現。「傳統與現代相接，離不開「古」、「今」、「中」、「外」，現代的新中華文化融合了這四大元素。」

《青春版牡丹亭》仍具美學

在這個基礎上，白先勇開始仔細研究崑曲衰落的原因。崑曲至今

六百多年的歷史，經過歷史的沉澱，已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且得到極高的文化評價，但為何仍會衰落？他指出：「隨着時代的進步，大家所接觸喜愛的東西已有所不同。我們有現代化的舞台，優質的音響，極佳的燈光效果，為何不善用利用這些現代的輔助元素，讓傳統的戲曲能有更好的呈現。」所以，在排《青春版牡丹亭》的時候做了許多這方面的改進，例如在舞美作了調整、加入燈光的輔助、重新設計了精美的戲服，一點一滴的現代科技的融入，並不代表會影響傳統《牡丹亭》的美，他說：「《青春版牡丹亭》的調整，並沒有傷及其傳統的價值美學，因為崑曲已有其成熟的美學及成式，這是決不能改變的。」

《青春版牡丹亭》一出已引起了年輕人的共鳴，得到了世界上許多的關注。至今已在全球各國上演了二百六十多場。在談到現代年輕人許多已對於古詩詞的意思不太了解，所以崑曲的唱詞上會否依據現代語言而有所調整時，他打趣回答：「不懂？查字典！」他進一步解釋：「崑曲完整保留了許多中國的古詩詞，而中國的古詩詞裏包含中國的傳統文學。古人借詩詞抒情，而後有曲，裏面蘊含了濃烈的感情。大家學外文的時候會查字典，為何在學習自己的傳統文學上反而不去查詞典，這些內容是大學生們應當了解的。」

除了《青春版牡丹亭》之外，白先勇的《玉簪記》，自二〇〇八年上演至今，已在各地演出八十多場，舞台設計融入了大量的中國書法的元素，用中國書法優美的線條配合古琴、佛像（故事背景發生於寺廟）等傳統元素，令舞台效果更純美乾淨。該劇曾於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並得到眾多好評。

下一部劇的計劃將是《白羅衫》，自稱「崑曲義工」的白先勇，為了崑曲藝術的傳承，一直不遺餘力。查詢活動詳情可瀏覽「崑曲研究推廣計劃」臉譜專頁：www.facebook.com/CUHKkunqu。



▲著名作家白先勇
大公報實習記者湯艾加攝



▲《青春版牡丹亭》海報
網絡圖片